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
第四回 會芳園劇飲餞長行 賦陽關聯吟抒別緒

話說黛玉、湘雲、惜春同往稻香村來，剛走進李紈屋子裡，見有許多人在那裡熱鬧。見了黛玉等進去，李紈便向黛玉笑道：「餞行的人，我給你請了多一半來了。我兩個妹子剛才去瞧你，丫頭們說，你同了史大妹妹到妙師父庵裡去了。他們在這裡坐了一會，還要去找你，我就說你庵裡出來一定轉到這裡的。你看，二姊姊也來了，都在這裡等著你呢。」於是大家見過，款款寒溫，都問了些黛玉病後調養的話。探春又問迎春：「姊夫近來脾氣可好了些沒有？」迎春道：「要好是難說，不過我如今經見慣了，不似先前這樣受不得的光景。沒法兒只好由他罷哩。」李紈接口道：「正是，太太也說過這句話。一年半載大家摸著了脾氣，就沒有什麼了。」迎春笑道：「知道我能熬得一年半載呢。」李紈道：「真是一家不知一家事。姨媽那裡，蟠哥媳婦又和香菱淘氣，安靜的日子少，叫姨媽也真沒法兒。」

「湘雲忙問道：「大嫂了去邀琴妹沒有？他可來不來？」李紈道：「琴姑娘是說來的，香菱心裡想來，恐怕走不開。我算是足夠兩桌的人，日子也看定後兒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有一句話要告訴大嫂子，在座還有妙師父呢，叫廚房裡弄幾樣精緻素菜才好。」李紈道：「那不費事，想不到他也這樣隨和起來，可見我們給林妹妹餞行的心誠。我還想著這酒席擺在那裡好呢！也要大家議定，好叫他們去收拾。」探春道：「大嫂子這裡就好，何必再揀別的地方。」李紈道：「我這裡瞧個村野景兒，麥浪秧針，倒有及時的點綴。」湘雲道：「據我的意思，林姊姊在那院子裡住了幾年，咱們姊妹不知去了多少趟兒。如今他走了，未必有人再到那裡。後兒的酒席不如擺在他屋子裡，熱鬧一天，如同與瀟湘館也餞別餞別。眾人以為何如？」李紈等聽了，都道：「與屋子裡餞別，此論倒也新奇，竟是那麼著很好。」探春笑道：「真是愛烏及屋了。」黛玉接口道：「後兒我要點一味菜。」眾人問道：「你要點什麼菜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那一碗燉鹿脯是少不來的，倘一時沒有，吩咐他們到秋爽齋蕉葉底下去牽出來就是了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湘雲道：「鬻兒這張嘴一句也不肯讓人的。」於是坐了一會，各自起身散去。李紈、李綺在李紈處住了。

黛玉同湘雲又到岫煙、探春各處走了一走，仍拉著湘雲到自己屋裡住下。命雪雁叫老婆子到廚房裡吩咐了，不多時，用過晚飯。黛玉想起湘雲有擇席之癖，二人談到三更後，各自就寢。湘雲總睡不著，靜聽黛玉，已寂無聲響，輕輕叫了他兩聲不應，知他早已睡著，自己一個轉側至五更，才朦朧合眼。醒來時，只見紅日滿窗，黛玉已起身梳洗，連忙披衣坐起，道：

「差不多是吃飯的時候了呢，叫翠縷快打臉水。」早有伺候的老婆子在窗外接應，打了臉水。翠縷接過，端進伺候湘雲洗臉畢，快要去開梳篦匣子。湘雲道：「不必囉嗦了，橫豎沒有多大日子住，有林姑娘現成的在這裡，借他使用著就是了。」當下黛玉勻粉點脂已畢，站起身來讓著湘雲。湘雲便挨身坐到黛玉坐的凳上，檢點脂粉，口內笑說道：「我先前見你整夜睡不著的，為什麼如今倒像身上釘了瞌睡蟲，頭還沒黏著枕，腳先睡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你不知，我這場病回過來，諸凡不比舊時。心裡頭是空空洞洞，不追既往，不憶將來，倒比沒病的時候精神好了許多。」湘雲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病也比人家不得一樣，我沒聽見害病都害得好精神的。」黛玉道：「當真我自己也不得明白，想是菩薩保佑。我素來敬信觀音大士，如今回家去，要塑一尊大士像，朝夕頂禮呢。」說著，見雪雁送過開水丸藥，黛玉道：「我如今也不愛吃這些，你都收拾起來罷。」一面叫擺飯，黛玉與湘雲用過，便有眾姊妹到來敘話。一天過了。

到了次日餞行之期，李紈姊妹、岫煙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陸續來到，隨後見寶琴同著香菱也來了。大家見過坐定，寶琴又站起身來向黛玉道：「媽媽給姊姊問好。媽媽因這幾天家裡有些瑣碎事務料理不開，走不脫身，不能過來送姊姊，還叫姊姊也不必過去。你不知道，我嫂子又在家裡尋鬧呢。」黛玉忙站起來道：「媽媽過來可不敢當，論理我該去辭行呢。」探春接口道：「姨媽既是這樣說，你竟不必過去。不是我說他，這位尊嫂，可不去見他也罷，姨媽也再不怪你的。」又問香菱道：「琴姑娘來了，太太跟前沒有一個人，為什麼倒肯放你出來呢？」寶琴道：「他原走不開的，媽媽知道他心裡想來，說他怪可憐的，天天窩憋在屋子裡，受這一個的氣，所以叫他出來逛一天，散散心。我今兒就要同他回去呢。」正說著，只聽得小丫頭子報導：「妙師父來了。」說聲未絕，妙玉早已走進。先是湘雲笑道：「綠萼華下降紅塵，非瀟湘妃子，不能結此仙緣也。」接著眾人都道：「今日之敘，難得妙師父一降，正是咱們餞行的心誠。」一面敘話，李紈道：「天氣也不早了，我知道妙師父是不能久坐的，琴姑娘同香菱也要回去，咱們早些坐席罷。」當下吩咐一聲，老婆子們上來調排停當，並排兩桌。黛玉要讓妙玉首座，妙玉笑道：「這可是新樣兒，今兒奶奶、姑娘們與林姑娘餞行，我是來附驥的，那有主人僭客的理。」黛玉尚未開口，惜春道：「不論眼前，在這屋子裡，妙師父倒也坐得首席。」妙玉道：「什麼？四姑娘也鬧起我來，難道『去來今』三個字的界限你不分明麼？」

惜春一笑，並不答言。湘雲開口道：「你們講禪門裡的話，咱們也懂得，據我看來，妙師父本是希客，林姊姊在這裡還算是主人，就讓妙師父坐了也使得。」妙玉執意不肯，和黛玉互相謙讓。李紈道：「前日原要擺在我屋子裡的，就是史大妹妹說要與瀟湘館餞別，如今鬧得大家坐不成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說一句話，包管就定了。這屋子本來不是林姑娘的，他就住在這屋子裡，也算是客。如今要走了，咱們為的是餞行這屋子，與林姑娘更不相干的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此論極是，可再沒的說了。」黛玉聽探春說到這屋子與他無相干涉的話，正與瀟湘決絕之意相合，心中甚覺舒服，便欣然坐了首席。妙玉第二，湘、岫、紈、探挨次而坐。第二席是寶琴、李綺、香菱、迎春、惜春、李紈隨便坐下，迭敬黛玉一杯。丫環們輪流把盞，眾人談笑。

彼此說到咱們今日一敘，須要暢飲盡歡。湘雲一看，座中連黛玉十二人，便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耐不住要講出口來，只是礙著琴妹妹在座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你要說些什麼，既為礙著我，就不必提。倘你實在耐不住，只管請講何妨。」湘雲道：「我想寶姊姊同咱們這班人，在園子裡相聚了幾年，如今林姊姊回家了，咱們公分餞行，連妙師父都到了，寶姊姊竟不來和咱們見面兒，真令人不解。我平日不和寶姊姊好，也不肯說出這句話來。還不知大嫂子沒有去給他個信兒呢，怎麼樣！」寶琴聽了低頭無語。探春便把此事攬到自己身上來，說：「這件事別抱怨大嫂子，都是我的不是。因為寶姊姊這幾天感冒著，那邊也走不開，咱們去和他說了，倒叫他為難。所以我叫大嫂子不去邀他的。」此時，黛玉心中亦料寶琴決不知我近來的心事，來了有許多作難之處，並不是有意冷落我。湘雲口快，說了這幾句話，瞧著寶琴的光景，倒過意不去。便叫春纖：「我瞧琴姑娘面前杯子裡沒一點兒酒，為什麼呆站著不過去斟一杯？」寶琴道：「我倒喝了好幾杯呢。妙師父真一點兒沒有喝。」黛玉道：「妙師父本來是戒酒的，我不敢去勸他。」

湘雲道：「咱們喝靜酒，沒有點興趣，要尋個玩意兒呢。」眾人商議，什麼玩意兒才好？妙玉道：「不如飛觴罷，飛到誰跟前誰喝酒。我只可以茶代之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好。」妙玉問：「飛什麼字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今兒和林姊姊餞別，『灞橋折柳』是本地風光，『柳』字太易，不如飛個『橋』字。兩席上順轉、倒轉，飛一句、兩句詩都使得。」眾人道：「好。」便讓黛玉先起。黛玉說了一句：「何事名為情盡橋。」橋字飛到寶琴面前。寶琴喝了一杯酒道：「有意思，我說一句，『春水斷橋人不渡』。」橋字數著迎春。迎春照樣喝了酒，飛了一句「朱雀橋邊野草花」，該李紈喝酒。李紈道：「我飛什麼呢？幸喜還記得一句『星橋鐵鎖開』，合該敬林妹妹一杯。」黛玉喝了酒道：「這杯酒叫史大妹妹喝了罷。『天津橋上無人識』。」湘雲舉杯飲乾，笑道：「你們瞧要叫誰喝就是誰，第一杯叫琴妹妹喝了，『雁齒小紅橋』。」寶琴也笑道：「史大姊姊找我，我可不肯饒了你。」喝乾酒便道：「你們宣過的，倒轉也使得，我便說一句看，『餘渡石橋回』。數到上桌去，還敬你一杯。」湘雲一面喝酒，道：「倒數不算為奇，這也不像一句詩，別是你謔出來的。」寶琴道：「宋之問的詩，『待入天台路，看餘渡石橋』。你沒有見過，倒說人家是謔的。」湘雲便不和寶琴搭話，念了一句「人跡板橋霜」。探春忙喝了酒，道：「安得五彩虹，駕天作長橋。」仍飛到湘雲面前。湘雲喝酒道：「『頻逐賣花人過橋』，香菱姑娘也喝一杯。」一時香菱喝酒，探春遞他個眼色，香菱會意，笑道：「解鞍歇枕綠楊

橋。」又數到湘雲，湘雲道：「不好，飛來飛去總輪著我喝酒。你們打伙兒算計我，定要把我灌醉怎麼樣？」探春道：「芍藥花正是時候，灌醉了你好到青石上去受用。」湘雲道：「別鬧這個人，今兒餞行不可無詩。咱們不拘休、不限韻，各人賦詩一首贈瀟湘妃子送別，未識眾人以為何如？」

「探春道：『咱們這會兒很有興致，雲丫頭又要鬧起詩來。從來餞行詩最沒意趣，徒然惹出些離愁別恨。我勸雲丫頭別鬧這條子罷。』寶琴道：『上年八月十五夜裡，林姊姊同史大姊姊兩個人在園子裡聯句，後來還是妙師父來續完的這首詩。香菱寫來我看過，妙師父的詩筆，真是躍躍欲仙。剛才飛觴已經落實了他，如今說要做詩，正好領教妙師父贈別詩，怕生悲感，咱們須別開生面，不落窠臼。也不必各做一首，除了林姊姊，咱們十一個人聯一首五律，各人隨意寫一兩句，有句先聯。』眾人聽了，都樂從。

李紈笑道：「想來也逃不了，我不如也像鳳丫頭蘆雪亭賞雪起了一句，讓你們去鏖戰罷。」說著，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句。眾人看道：「這一句便起得籠罩一切。」隨後挨次聯吟，不假思索。湘雲又搶聯了兩句，妙玉忙將詩稿從頭看了一遍，道：

「很好，我來收結了罷。」說著，便提筆接連寫了三句，把一幅詩箋送至黛玉面前。黛玉朗吟一遍：

文園諸姊妹(宮裁)，問字過芳鄰。
疑晰坊間史(香菱)，詞驚席上賓。
分題思月夕(探春)，釀飲憶花辰。
忽聽陽關曲(岫煙)，旋飛瀟岸塵。
載興辭曉夢(迎春)，自出遠周親。
笛譜梅落花(李紋)，杯傾竹葉醇。
萍蹤期後會(惜春)，香篆悟前因。
我笑常為客(寶琴)，君如乞此身。
長亭離思遠(湘雲)，潭水別情真。
廿四橋邊月(李綺)，三千里外人。
暮雲重樹隔(湘雲)，芳草一年新。
誰問東風去，江南好報春(妙玉)。

念畢，極口稱贊道：「真不落窠臼，掃除傷離痛別陳言。既承雅愛，我當不墜珠玉在前，步韻一首，以志別忱。」說罷，握筆直書，和就送與妙玉觀看。眾人都爭著來念道：

館我瀟湘院，瑯環許結鄰。
習嫺鸚喚婢，伴久鶴留賓。
夢轂三千里，鄉心十二辰。
早思尋泛宅，才得動征塵。
檢篋光陰促，開樽笑語親。
驪歌聲欲壯，清酒味加醇。
病舍多愁故，情瀾未了因。
青衣休戀主，綠綺自隨身。
別苦懷宜遣，魂消句未真。
看山雲外路，渡水畫中人。
姊妹情如舊，年華物轉新。
南枝傳信早，好奇隴頭春。

眾人念罷，互相贊美。寶琴道：「『病舍多愁』這兩句，煉字警新含蘊，無窮意味。」探春道：「下一聯『青衣休戀主，綠綺自隨身』。林姊姊此番辭別起身光景，躍躍紙背矣。」李紋道：「『看山雲外路，渡水畫中人』。真是王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林丫頭這場病過來，不但一言一動迥乎各別，你們瞧他做的詩，也不是先前的一派傷感頹喪口氣。

詩以道性情，一點不錯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和琴妹妹『為客』、『乞身』兩句，亦可頡頏『病舍』、『情瀾』一聯。」惜春道：

「你們看不出？妙師父淡淡這一收，大有意旨可味。」眾人議論一番，老婆子們輪流上菜，葷素並陳，又暢飲一會，無不盡興。

席散，盥手送茶。黛玉道：「明兒是我答席，一個人也不許短少。住在園裡頭的人不用說了，就是琴妹妹和香菱姑娘，憑家裡怎麼忙，總要屈留一天，估量姨媽也決不見怪的。」李紈道：「林妹妹既然多情，咱姊妹們再敘一天。」於是眾人都替黛玉相留寶琴、香菱。香菱本想住下，寶琴亦情不可卻，勉強應允。李紈就打發老婆子去知會薛姨媽，說琴姑娘們不回去的話。妙玉告辭先行，黛玉諄訂明日之約。李紈又暢談了一會，各自起身。岫煙向寶琴道：「林姊姊這裡住不下，不如到我屋子裡歇罷。」湘雲拍手笑道：「顯見得你們兩個比旁人不一樣。咱們偏要拉住他在這裡。」岫煙頓時臉泛紅云。黛玉忙和湘雲道：「那大姊姊是攔不住你頑的，別再多說了。」一面又向岫煙道：「橫豎我這裡也便易，琴妹妹就和香菱住著，不必又去嚕嗦了。」說著，向眾人道謝畢，各自回去。黛玉送出門外，回進屋裡已是掌燈時分，便叫人吩咐柳家的，「明兒照樣端整兩席，該多少錢，這裡給他。」話未完，見小紅來說道：「奶奶因姑娘要緊起身，已替姑娘擇定了。大後兒是長行吉日，回過老太太、太太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這裡已收拾停當，專等你奶奶信兒。你回去先給我請安，見面再謝。」小紅答應回去。黛玉便命雪雁，叫家裡來的兩個女人來，和他說明了起程日期，仍與湘雲、寶琴、香菱四個人敘話家常。

香菱又與黛玉講論些詩詞，談至更深。黛玉等他們睡後，又去看了紫鵲，知他病體將次就痊，飲食漸增，睡覺亦頗安穩，心中甚喜，回房安歇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各人梳洗完畢，紫鵲過來，先與寶琴、湘雲請安，和香菱問好。因紫鵲病後，才第一天過黛玉這邊，又與黛玉磕頭謝賞。黛玉把他攙起道：「你才病好，該在屋子裡多養幾天，這會兒跑到這裡來做什麼！」紫鵲道：「盡在屋子裡躺著也悶得很。昨兒聽見姑娘們喝酒好高興，就想出來瞧瞧，今兒定要掙扎著走幾步。我病是算好的了，就是兩腿還軟軟的。」

「湘雲道：『你為什麼不坐著說話呢？』黛玉指著道：『就在這小杌子坐著罷。』紫鵲笑道：『我知道史大姑娘和琴姑娘在這裡，先過來請請安，還要回去吃丸藥呢。』說著，轉身就走，但見他幌了幾幌，連忙把手扶著紗窗榻子站住。黛玉道：『到底病後身子還虛。』忙叫小丫頭把紫鵲扶了過去。這裡又敘興一天，至晚各散。寶琴同香菱定要回去，黛玉知道款留不住，只得起身互相拜別。寶琴道：『姊姊起身時，我和香菱不過來候送了，望姊姊恕罪。』黛玉道：『媽媽那裡我竟遵命不過去辭行了，妹妹替我多多致意謝罪。』此時香菱倒覺依依難捨，眼淚汪汪的說道：『我借姑娘這幾冊子書還沒看完，姑娘要帶回去，明兒叫人送來罷。』黛玉道：『你愛看儘管留著，這些東西我也可有可無的了。』湘雲笑道：『橫豎林姑娘明年就要來的，到明年你再還他罷。』香菱不知湘雲是隨口哄他的話，便歡喜道：『那麼著很好，姑娘明年再多帶幾冊子來，借給我看。』香菱站著還要說話，寶琴催走。大家送出門外，李紈等都說：『我們也走了，省得林妹妹又送一趟客。』

「於是分路而行，各自回去，書無可敘。

再說黛玉回至房中，一面和湘雲敘話，心頭想起一件事來，叫老婆子到稻香村大奶奶處借一把戥子。因黛玉在此多年，從無自己使用銀兩之處，故瀟湘館中並無此物。湘雲笑問：「這會兒要這件東西來幹什麼？」不知黛玉借戥子有何用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